



一盏“千字”茶杯，一念

【文/蔡娴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

与文会晤，“字”趣盎然

从小就因为练习书法与文字结缘的薛雷奇，童年与大多数人一样，小时候的他只是“服从命令”，自己并没有太强烈的喜恶。等到大学时期加入了江南大学的“文字工作室”，这才是他真正“解放天性”的开始，连毕业设计《WU's 吾個四維》都是“东西方文字之音形义与文化会晤”这样的主题。据薛雷奇介绍，这件字典式的作品注重于文字的音、形、义三维结构，在中英文的互相对照翻译过程中探索汉字的本质特点：“严格来说，这是一件具有研究性质的作品，在两种语言的三种属性的不断转换中，文字承载的内容消解了，留下的是文字本身的一些特点。直观与牵强附会在文字中是并存的。”

毕业后，薛雷奇加入导师陈原川的团队，其间开始接触器物 and 明式家具等，积累不少相关经验。2016年，他还和团队一起设计了汉字研究书籍《字趣未央》，更深入地对汉字进行了研究探讨。“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核心，也是退守的底线，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历经千年而不褪色，源远流长。甲金篆隶真行草，每一字都是一段千百年的故事流传。汉字凝练、优美、沉郁、玄妙、热烈、直接，中国文化的每一寸情绪都镌刻在汉字中。飞熊入梦，翩若惊鸿，初写黄庭，经天纬地，上兵伐谋，每一字都包含一段说不完的中国故事。是为一字之师。”在薛雷奇看来，汉字原生原创，是中华文明的缘起，“从甲骨文里能够窥探我们的意识是如何从动物性开始萌发的。我们的审美也在汉字中有迹可循，篆书典雅，隶书舒展，楷书见法度，行书活泼，草书奔放飞行。每一次的字体演变都是一次审美的现象级的探索，乃至清代书家傅山的‘宁拙毋巧，宁丑毋媚’，更是个体精神拒绝驯化的反叛。汉字中包藏着审美，审美中包藏着审美者的人格。”

历经了大学时的“当代艺术汉字方向”和毕业后的“文化研究汉字方向”，薛雷奇开始想向着实用汉字的方向探索：“这是完全不同于前两者的方向。艺术侧重于自己和自己的对话，研究则更重视和历史的对话，虽然都在探索某种本质，但还是比较形而上的探索，我想要去做一些形而下的、面向外部的尝试。”于是，“千字杯”就顺理成章地“C位出道”了。

设计的减法和加法

“千字杯”的灵感来源于蒙学经典《千字文》，它是由

一千个汉字组成的韵文，涵盖了天文地理、自然社会、文明义理，内容深刻且通俗易懂。薛雷奇在设计构思的时候，想到了将文字作为异形杯底，再根据锥形蜡烛、地理等高线、枯山水的形状，来设计千字杯的造型。

薛雷奇一直都想做“不用解释，可以瞬间理解”的东西，因而千字杯的设计他不断在做“减法中的减法”，让人一看就能明了：“我的设计初衷很简单，就是通过一道光线打在字上，它会产生什么样子，我就把杯子做成什么样子。所以，就成了现在这样，像一朵朵小花似的造型，这是由汉字的笔画和间架结构决定的，并不是我故意设计的。”

听起来简单，但这道减法题其实并不容易做。薛雷奇认为，千字文开篇的第一句，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”便已道出了中国人独有的世界观和宇宙观。所以，最初他就选了这八个字制成了首批“千字杯”，但做出来之后，他发现，能对这八个字产生共鸣的人并不多。于是，为了更能契合大众的情感需求，他又设计了“福”“善”等通俗且寓意佳的文字，预计在年底还会推出“福禄寿喜”的套系。薛雷奇新设计的与文字相关的托盘，也正在打样中。

字的选择非常关键，除了要考虑到情感上的需求，也要满足工艺上的条件，并不是每个字都能做成千字杯。比如“一”“广”“厂”等，因为重心不稳，杯子就无法平稳地立起来，笔画多的相对会好一些，但笔画太多也会有问题。此外，因为杯子的材料选用了独特的“玉土”，也就是把釉掺在瓷土中一起烧制而成，具有天然的细腻温润感。再经人工精细打磨，质感就愈显灵性光滑。但这就对工艺的要求非常高，要达到要求很不容易，因而成功率也随之降低。

做完了“减法”还不够，在薛雷奇看来，文创产品不应该只是一个玩具，即使是一个简单的笔筒，也应该是一个值得玩味和摩挲，值得思考和回望的隽永设计。

